

这个夏天,年度征兵工作开启,又一批年轻的新兵将从天南海北迈入军营。  
 就在这个夏天,也有一批老兵从四面八方赶来,走进北部战区陆军某工程维护团“劈山开路先锋连”。

对于这些老兵来说,这是一场“探亲”之

旅。“劈山开路先锋连”是一个与共和国同龄、曾被国防部授予荣誉称号的连队。连队70岁了,一批老兵齐聚连队,他们当中,最大的81岁,最小的57岁;兵龄最短的2年,最长的42年;有的从士兵成长为师职干部退休,也有的退伍回乡、一直务农……

不过,重回军营,他们都是同一个身份:老兵。诗人赫尔蒙·黑塞说,“这世间有一种使我们一再惊奇而且使我们感到幸福的可能性:在最遥远、最陌生的地方发现一个故乡,并对那些似乎极隐秘和最接近的东西产生热爱。”

军营之于老兵,正是那个故乡;老兵重回军营,则是以更长的时光焦距,重新审视那份热爱,体味当兵的“真滋味”。

与共和国同龄的“劈山开路先锋连”,迎来一批老兵来队“探亲”——

# 老兵回营,感悟初心的温度

■ 闫 飞 本报特约记者 付晓辉

## 特稿

身在军营的日子——

“吃不好的是饭,使不完的是劲,那是我们一生中的光荣岁月”

“劈山开路先锋连”,正如其名,是个“劈山开路”的工程连队,建连70年来一直没变。

上世纪50年代,连队官兵与兄弟单位一起,劈开二郎山、雀儿山、然沃沟的悬崖绝壁,把川藏公路修到了拉萨;上世纪60年代,连队转战东海之滨、鲁中山谷,筑路千里,修建条条国防坑道……

“有一个道理不用讲,当兵就要上战场。”对工程连队的官兵来说,他们的战场有些特殊:不操枪、不弄炮,而是抡大锤、挥铁镐;他们的炮火硝烟经常与泥土、粉尘、爆炸、塌方相伴。

1982年,来自农村的新战士李士伟走进连队时发现,“以前在家干活挺苦,到了连队挖坑道更苦”。

那年夏天,送水泥的车刚停到山脚,天就下起了雨。眼瞅着雨越下越大,李士伟和战友们甩开膀子,50公斤重的水泥,左肩扛一袋、右手抱一袋,急忙往坑道钻……

等4000袋水泥被全部搬进坑道,官兵们才发现有了新的“麻烦”:水泥在头发上“安家”了,抖不落、挠不掉。

于是,两天后,前来慰问的文艺队女兵看到了这样一幕:全连百余人,清一色是光头,有的头上还血迹斑斑。得知原委,看着眼前这群又黑又瘦的同龄人,两个女兵当场哭了。

多年之后,走进连队荣誉室,老兵们把一张定格在时光深处的黑白照片,还原成了一个动人心魄的场景。

1971年,连队奉命挺进一座叫谷堆山的大山,接手兄弟单位修筑炮兵工事。这里土质松软,老百姓称谷堆山为“谷子堆起来的山”,施工过程中“小塌方天天有,大塌方三六九”。

65岁的苑克富至今记得,48年前他作为新兵第一次走进谷堆山坑道时看到的标语:苦字面前不低头,难字面前不摇头,险字面前不回头。那一刻,他便意识到,“苦是真苦,难是真难,险是真险”。

一天,他和排长进坑道施工,数不清的石块突然砸下来,磨盘大的、脸盆大的、搪瓷缸大的……塌方了!说时迟,那时快,身后的排长一把扯住苑克富,连拖带抓跑出坑道。次日,惊魂甫定的苑克富再次出现在坑道里。

想起身在连队的日子,头发花白的苑克富感慨万千:施工在山里,保障困难,有时赶工期,一天三班倒,饭都顾不上吃;不过,“吃不好的是饭,使不完的是劲,那是我们一生中的光荣岁月!”

以当年的那段军旅岁月为荣的,不只是苑克富。

1975年,连队在一个山村修筑战



图①:在连队荣誉室,看到新一代官兵努力拼搏为连队赢得不少荣誉,老兵们欣慰地连连鼓掌。  
 图②:年过半百的老兵回营“探亲”,连队官兵们夹道欢迎。  
 图③:在连队机械场,老兵们参观新装备,感慨部队发展变化巨大。

## 记者手记

为什么要当兵?一千个老兵,会告诉你一千个理由。每一个理由,都裹着他的情感,刻着他的理性,藏着他的青春。然而,说一千道一万,总有一个不离其宗的内核,那就是军旅带给一个人的精神烙印。

当然,也总有人不理解。不理解当兵面对的孤独、艰苦,错失的风花雪月、天伦之乐,不理解大部分人终将告别军营回到地方、从头再来又图什么……无数的不理解都指向一个根本性的价值判断:当兵值得吗?

值不值得,岂能轻易计算。有一种生活,你没有经历过,就不知其中的艰辛;有一种艰辛,你没有体会过,就不知其中的快乐;有一种快乐,你没有拥有过,就不知其中的真谛。

# 我们为什么当兵

■ 本报特约记者 付晓辉

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走进军营,把对梦想的执着与对党的忠诚、对人民的热爱融为一体,用忠诚与担当为青春注入了“军人气质”,他们需要被理解、被铭记,更需要被崇敬、被追随。

“劈山开路先锋连”的那些老兵,曾在艰苦的岁月里从事苦累与危险并存的工程作业,曾在群山深处、在阴冷潮湿的坑道里流汗流血、奋勇拼搏……他们中,有的落下职业病,还有的因公致伤致残。

这些告别军营数十年、早过知天命之年的老兵,知道人生要学会放下,可他们放不下魂牵梦萦的军营。他们中的很多人,当兵的日子很短,但心中的军旅情结却很重,如高山大川,连绵不绝。

有些故事,往往在回望中会更加清晰;有些精神,往往经过时间的沉淀而愈显珍贵。当那些伴着酸甜苦辣的军旅岁月沉入时光长河深处,老兵们发现,它已成为人生记忆里最闪光、最重要的一部分。

正如老兵种建设所言,“初识军营,你或许对它恨之切肤,但最终将爱之刻骨。”



第546期

备工事。一天,突降大暴雨引发山洪,连队囤积在半山腰施工用的圆木,被洪水裹挟着冲进山下湍急的河流里。排长曹新士带战士一头冲进暴雨中,跌跌撞撞追了好几公里,终于看见了圆木。没有一丝迟疑,曹新士纵身跳入水浪翻滚的河中,拼命打捞重达几百斤的圆木……

“那个时候,为了部队我们能豁出命!”40多年后,曹新士拍着胸脯说道,一腔热血依然滚烫。

苦吗?苦。累吗?累。值得吗?值得。1962年入伍的老连长稽伟功说,“或许入伍到连队,不是我们所有人最初的选择,但成为一名怎样的军人,我们都做出了选择。”

离开军营的岁月——

“一辈子记得在坑道的日子,一辈子懂得怎样做人做事”

时光荏苒,几十年转瞬即逝。老兵们从四面八方赶回连队,聚在一起,感到既陌生又熟悉。

陌生是因为大家早已天各一方,多年不见;熟悉则在于,时隔多年,“大家身上还是那股子当兵的劲儿”。

1979年入伍的孙祥林记得,来连队第一天,班长就告诉他,咱连不一样。修川藏公路时,“天时”没有,有的只是大雪、强风、冰雹、缺氧;“地利”也没有,有的只是悬崖、陡坡、急弯、泥石流、大塌方、雪崩;但咱连有

“人和”,“天大困难是个豆,好马崖前不低头”……他记住了班长的话,脚步再没停下。

1981年,“劈山开路先锋连”奉命开赴某地修建国防工程,24小时施工连轴转。一次夜班,一颗哑炮意外爆炸,已是副排长的孙祥林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中。经全力抢救,全身负伤30多处的孙祥林“逃过一劫”,但也留下了“永久纪念”:胳膊神经被炸断,体内“嵌入”了20余块碎石。

半年后,工地上又发生爆炸,在病床上养伤的孙祥林得知连队有一种恐慌情绪蔓延。伤未痊愈的他便连夜归队,次日早晨,第一个冲进坑道。

后来,孙祥林告别连队,退伍返乡,和战友合伙开起了爆破公司。20多年过去了,公司生意越做越大,但每次爆破,孙祥林都要站到第一线。员工说,“他举不起的是胳膊,永不倒的是兵的本色!”

连队有个排名叫楚庭芳,曾肩扛100多斤钢筋从3米高的作业台上摔下,腰疼得钻心还起身爬上台站岗。转业后,他当了一名人民法官。一次,为了一件棘手的民事赔偿案,楚庭芳跑到上海寻找涉事企业主,在地下室一住就是一个月,最终为受害人追回了损失。同事夸楚庭芳能吃苦、了不起,他却不以以为然:“当兵时,一年有260天都在昏暗潮湿的坑道里呢。”

“一辈子记得在坑道的日子,一辈子懂得怎样做人做事。”多次被单位评为先进个人的楚庭芳说,人生的苦,当兵那几年全吃光了,以后再也没有过不去的坎。

聚是一团火,散是满天星。一茬茬官兵从连队走向四面八方,也把一个个大写的“兵”字写在各行各业——

因爆炸致残的林克战返乡办了福

利被服厂,专招伤残员工。他时常勉励员工:“自己不倒,啥都能过去;自己倒了,谁也扶不起你!这些都是部队教给我的。”

入伍时大字不识几个的李西义,靠着在部队学到的一身本事和踏实肯干的作风,回家开了家具厂,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

排长曹新士考取了全国首批城建工程师,后来转业当了建委副主任,规划新城区,建起了数不清的高楼……

思念军营的时刻——

“每个兵都像是连队的一个孩子,行千里万里,仍对她牵肠挂肚”

踏入连队营门的那一刻,袁西岭的眼圈就红了。

51年前,22岁的袁西岭入伍来到连队,成了一名风钻手。此后的8年里,他一头扎进群山深处,抡起袖子、抱起钻机、钻进坑道,终日一身汗一身泥地钻洞开岩,父母去世没及时赶回去,儿子重病也没及时赶回去……

退伍后,袁西岭返乡务农。长年累月里,他饱受尘肺病、风湿病折磨,还要照顾瘫痪在床的儿子,日子并不好过。

日子不顺心的时候,他就打开衣柜,看看里面珍藏的那些军绿色的搪瓷缸、洗得发白的毛巾,想想那段“激情燃烧”的岁月。

得知战友们相约重回老连队,袁西

岭满口应允。出发的那天,老伴感觉年过七旬的丈夫“整个人都精神很多,也没那么咳了”。

“每个兵都像是连队的一个孩子,行千里万里,仍对她牵肠挂肚。”在连队荣誉室,听袁西岭声情并茂讲起当年那些艰苦奋斗的故事,一名年轻的战士感慨:尘肺病改变了他肺的颜色,但那颗心永远鲜活。

时光不是阻隔,思念从未搁浅。1964年,18岁的胡玉琢入伍到连队,没多久就钻进了山里。4年后,工程完工,他也退伍了。

55年过去了,胡玉琢已是古稀之年。如今的他身患阿尔茨海默病,认知障碍明显,好多事都想不起来。但那天回到连队,几个老兵齐唱连队《歌唱二郎山》,胡玉琢一字一句唱得字正腔圆。

“解放军,铁打的汉,下决心,坚如钢……”“90后”战士孙金龙说,那是他听过的最动听的《歌唱二郎山》。

卸下一身征尘,褪不去军旅情深。一群老兵中,一瘸一拐的林克战格外“显眼”,他的左腿截过肢,比右腿短了4厘米,这是他排哑炮时“死里逃生”留下的印迹。

对于36年前的那次爆炸,经历大小4次手术、医院养伤两年的他并不愿多讲。可谈起有军旅情结的女儿,林克战就打开了话匣子:女儿没考上军校,也没当上兵,但在大学毕业后考取了一家部队医院的非现役文职,后来嫁给了一位部队干部。

林克战很欣慰:“自己未了的军旅情正在下一代人身上延续。”离开连队,老兵们也都欣慰——他们的事业,正在一群和当年的他们一样年轻、一样勇敢的官兵肩上传承。

版式设计:梁晨

## 延伸阅读

虽然当兵只有短短3年,66岁的段建设说,军营仍是他退伍46年来梦见最多的地方。

1970年,受父亲影响,高中生段建设入伍来到“劈山开路先锋连”,成为一名工程兵。

段父是一位战斗英雄,解放战争期间,他身中数弹昏迷一周才苏醒。在段建设心中,当兵就像父亲那样冲锋陷阵、保家卫国。

然而,他没想到的是,自己“当兵打仗”的战场却是在阴冷狭长、不见天日的坑道。在那里,他成天与泥土、碎石、炸

# 军营是他梦见最多的地方

■ 闫 飞 本报特约记者 付晓辉

药相伴,吸不完的尘,流不完的汗,这个新兵“烦透了”“待1天像是过了3年”。

“我不怕苦累,不怕牺牲,但当这样的兵有意义吗?”段建设深陷迷茫,就像“一个人被困在了断电的坑道深处”。

直到战友黄树钢出事。一次施工间隙,黄树钢从陡坡上意外跌落,大家赶紧把重伤的他搬上车,送往医院。然而伤太重了,路又太远,黄树钢躺在段

建设怀里再也没睁开眼。

“你知道咱们‘劈山开路先锋连’怎么来的吗?你知道一条川藏公路下埋葬着多少忠魂吗?你知道连队建连以来有多少烈士吗……”那天夜里,在黄树钢牺牲的地方,面对段建设的迷茫,班长这样问他。

听着班长的讲述,段建设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画面:在“鹰见愁、猴

攀,万丈深渊一线天”的悬崖峭壁上,连队官兵腰上系着绳子,悬在半空挥锤打钎……

末了,班长说,劈山开路,这就是我们工程兵的“战场”。

当苦痛、迷茫蜕变成信心与希望,段建设像换了个人似的。施工时拉土石,别人拉一车,他就拉两车;每次爆破后,他都抢着往前冲……他时常站在坑道口,仰望绵延的群山,想起牺牲在身